

麦家自选集

从军记

麦家^著

麦家

I247.7
1600

014034418

麦家
——
著

从军记

麦家自选集



北航

C1722664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I247.7
160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军记 / 麦家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.3

(麦家自选集)

ISBN 978-7-5399-6357-0

I. ①从… II. ①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47304 号

书 名 从军记

著 者 麦 家

责 任 编 辑 蔡晓妮

责 任 校 对 张秀玫 殷其泉 崔婷婷 李 侨 汪 婷
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6.375

字 数 15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6357-0

定 价 2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听风者	···	1
第二种败	···	45
既爱情又凄惨	···	54
出了毛病	···	69
农村兵马三	···	92
王军从军记	···	132
五月的鲜花开遍原野	···	146
一个捕风者的修炼(韦志刚)	···	192

听风者

——

我去世已久的父母不知道，我以前和现在的妻子，还有我三个女儿包括女婿，他们也都不知道，我是特别单位七〇一的人。这是我的秘密。但首先是国家和军队的秘密。任何国家和军队都有自己的秘密，秘密的机构，秘密的武器，秘密的人物，秘密的……我是说，有说不完的秘密。很难想象，一个国家或军队要没有秘密，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。也许就不存在了，就像那些冰山，如果没有了隐匿在水下的那部分，它们还能独立存在吗？有时候我想，一个秘密对自己亲人隐瞒长达几十年（四十三年，而且还将永远隐瞒下去）是不公平的，但如果不这样我的国家就有可能不存在，起码有不存在的危险，不公平似乎也只有让它不公平了。

秘密不等于见不得人。在我秘密的一生中，我从没干过见不得人的

事，我的单位也不是什么恐怖组织，而是军方的一个重要情报机构，主要担负×国无线电窃听任务。要说这类机构任何国家和军队都有，所以它的秘密存在可以说是公平的秘密，真正秘密的是其所处的地理位置、人员编制、工作手段及困难和成果等等，这些东西打死我也不会说的，因为它们比我生命远远重要。

有人说，我们七〇一人是靠耳朵吃饭的。这话不假。作为一个从事窃听工作的秘密机构，七〇一聚集了众多听觉方面特别灵光的人。然而，在一九六一年的一阵子，我们一双双顺风耳都被对方捂住了，一个个都成了有耳无闻的聋子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年春季，由我们负责窃听的X国军方师旅级以上单位的无线电系统突然静默了五十两个小时。这么大范围，这么长时间，这么多电台，无一例外的处于静默，这在世界无线电通讯史上是创下纪录的。如果说这是出于战略需要，那么这种军事谋略也是破了天荒的，与其说是军事谋略，倒不如说是疯狂行为。想想看，这五十两个小时不定会发生多少的天下大事？什么天下大事都可能发生！所以说，对方的这一招绝对是疯狂透顶的。

然而，他们这次耍疯狂的结果是当了个大赢家，五十两个小时静静地过去了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这是第一赢，可以说赢的是运气。还有第二赢，赢的却都是我们的血本。就在这五十两个小时期间，他们把师旅级以上单位的通讯设备、上下联络的频率、时间、呼号等等，统统变了个翻天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偷偷摸摸十多年来苦苦积攒起来的全部侦听资料、经验和手段、技术等等，一夜间全给洗白了，等于了零。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甩得远远的，一时间，我们所有人员、技术、设备等等都形同虚设，用我们行话说那叫：七〇一瞎眼了。在那个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的年代里，这有多么可怕！

事情层层上报，最后上面传达下来了一句话：我们不喜欢打仗，但我们更不喜欢被动挨打。那意思很明确，就是必须改变这种局面。然而，要指望七〇一在短时间内改变局面显然是不可能的，迫不得已，总部只好紧急启用地面特工。但这样获取情报的风险太大，而且截取的情报相当有限，只能是权宜之计。要彻底改变局面，除了让侦听员把失踪的敌台找回来，没有第二个办法。

当时，我们七〇一有三位数的侦听员，他们中不乏佼佼者。然而，要找到——必须尽快找到——失踪的敌台，七〇一需要重新招揽一批侦听员。为此，七〇一临时成立了一个办公室，专门负责四方奔走，招贤纳士。办公室由七〇一头号人物局长亲自挂帅，四号人物参谋长直接领导，下面有七个成员。我就是成员之一。

在总部的协助下，我们很快从兄弟单位抽调到二十八名在侦听界享有声誉的专家能人，组成了一支“特别行动小组”，每天在茫茫的无线电海洋里苦苦搜索，寻觅失踪的敌台。我们的努力是双倍的，但收获并不喜人，甚至十分令人担忧。“特别行动小组”，加上七〇一原有的侦听队伍，浩浩×××人，每天二十四小时忙碌，一个星期下来，却仅仅在四十五个频率上听到了敌台的声音，而且都是转眼即逝的。

要知道，军用电台不像民用广播，后者使用的频率是不变的，而前者使用的频率少说是一天三变：上午一套频率，下午一套，夜间一套；三天为一个周期。这就是说，一个最低密度的军用电台，它至少有九套频率（3套×3天）。一般的电台，通常有十五或者二十一套频率（3套×5天或3套×7天）。至于个别特殊电台，它变频的周期有可能长达一个月，甚至一年，甚至没有周期，永远都不会重复使用频率。

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看，对方师旅级以上单位至少有 100 部电台在工作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至少要侦听到他们 100 部电台的声音，才能比较全面地掌握敌情，好让高层作出正确的战略部署。如果一部电台以平均十八套频率计算，那么 $100 \times 18 = 1800$ 套频率。而现在一个星期过去了，我们仅仅找到了四十五套频率，只有最起码要求的百分之二点五。以此类推，我们少说需要三十五个星期，即将近九个月时间，才能建立正常的侦听秩序。而总部给我们的极限时间只有三个月。

很显然，我们面临的现实十分严峻！

说来奇怪，虽然同在一个院子，但以前我从没有正面地接触过我们局长，只是不经意地见过几次，给我的印象是个子很高，老是板着脸，像个年长的、业已淡出绿林的武士。这一天，我正在打电话，他突然来到我们办公室，进门二话不说冲到我面前，抢过了我手上的话筒，狠狠骂道：

“我从半小时前就开始给你们打电话，一直占线，说，你在打什么电话，如果不是工作电话，我就摘掉你一颗星。”

好在有参谋长作证，我打的是工作电话，而且是联系侦听员的事，是最无可指责的，否则我肩上的二杠二星（中校）就只剩二杠一星了。有人说，我们局长有点冷酷无情，这次我算是真正领教了。

平静下来后，局长对我们招贤纳士的工作提出了质疑，认为我们老是在“圈子内”挑来选去，收罗到的或正在收罗的只是优秀的侦听员而已，而七〇一现在更需要在听觉方面有过人之处的怪才、偏才，甚至天才。他建议我们打开思路，走出圈子，到社会上或者民间去寻找我们需要的奇人怪才。

问题是去哪里找这样的人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要找到这样的人要比找到失踪的电台还要困难。局长对我们提这种无理要求，让人感到他似乎已经有些失去理智。其实不然。其实他已打探到这样一个人。此人姓罗，曾经是国民党中央乐团的专职调音师，据说还给宋美龄调过钢琴，后者十分赏识他，曾挥毫赠他三个字：罗三耳。解放前，在南京，罗三耳的名字总是和蒋夫人连在一起，甚至还有些绯闻。解放后，他改名罗山，移居上海，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。走前，局长把这个人的联络方式，并同一本由总部首长（一位著名将军）亲笔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丢给参谋长，要求我们即刻派人去把他请到七〇一。

我是上海人。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吧，参谋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。

二

怀揣着局长恩赐的特别通行证，我的秘密之行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善待和礼遇，几乎在任何环节上我都可以做到心想事成，并被人刮目相看。只有一样东西无视了我，那就是不通人性的运气。是的，我有神秘的通行证，但没有神秘的运气。就在我来上海前不到半个月，我要带的人，罗山，或者罗三耳，这个混账因为乱搞男女关系事发，被当时上海市文艺界一位响当当的大人物送进了班房——罗把他闺女的肚子搞大了！

我想过的，如果仅仅如此倒也罢了，或许特别通行证还能帮我峰回路转。可问题是这“流氓”屁股上还窝着根又长又大的“罗三耳”的尾巴，这时候自然要被重新揪出来。新账老债一起结，他似乎料定自己难

能有翻身之日，于是骗了个机会，从班房的一幢三层楼上咚地跳了下来。算他命大，没摔死，但跟死也差不多了。我去医院看他，见到的是一个除了嘴巴还能说话其他可能都已经报销的废人，腿脚摔断了不说，从大小便失禁的情形看，估计脊椎神经也断了。

我在他床前呆了有半个小时，跟他说了两层意思：第一层意思，我告诉他，我本来是可以改变他命运的，但现在不行了，因为他伤得太重，无法为我们“效力”——起码是在我们有限的极限时间内；第二层意思，我询问他，在他认识或知道的人中间，有没有像他一样耳朵特别好使的人。

他一直默默听着我说，一动不动的，像个死人。直到我跟他道过别，准备离去时，他突然喊了一声“中校”，然后这样对我说：

“过黄浦江，到炼油厂，那里有条黄浦江的支流，顺着支流一直往下走五里路，有一个叫陆家堰的村庄，那里有你要找的人。”

我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，是男是女。他说是个男的，名字他也不知道。他解释说：

“这无所谓的，只要你去问村子里任何一人，都认识他的。”

沿河而扎的陆家堰村庄，似乎比上海城还要古老又殷实，房子都是砖石砌的二层楼，地上铺着青一色发亮的石板和鹅卵石。下午两点多钟，我顺着陆家堰码头伸出去的石板路往里走，不久，便看见一个像舞台一样搭起的井台，一对妇女正在井台上打水洗衣。当我并不十分明了地向她们说起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时，两人却似乎很明白我要找谁。其中年纪稍长一点的妇女这样告诉我：

“你要找的人叫阿炳，他的耳朵是风长的，尖得很，说不定我们这会

儿说的话他都听见了。他现在肯定在祠堂里，你去那找他就是了。”

她伸手给我指了一下。我以为她指的是眼前的那幢灰房子，结果她说不是的。她又伸手指了一下，对我说：“喏，那一幢，有两个大圆柱的，门口停了一辆三轮车的。”

她说的是胡同尽头的那幢八角楼，从这儿过去少说有百米之远。这么远他能听得到我们说话，那怎么可能是人？老美最新型的 CR-60 步听器还差不多。

我忽然觉得很神秘。

祠堂是陆家堰村古老和富足的象征，飞檐走角的，檐柱上还雕刻着逢双成对的龙凤和狮虎。古人为美刻下它们，如今它们为岁月刻下了沧桑。从随处可见的斑驳中，不难想象它已年久失修，但气度依然，绝无破落之感，只是闲人太多，显得有些杂乱。闲人主要是老人和一些带娃娃的妇女，还有个别残疾人。看得出，现在这里成了村里闲散人聚集的公共场所。

虽然我穿着便装，但我的出现还是受到四周人另眼注目。我先在祠堂的门厅外转了一会儿，然后才步入里面的正堂，见里面有两桌人在打“车马炮”——一种在南方盛兴的民间纸牌，还有一桌人在下象棋。我转溜着，窥视着，指望能从中猜认出阿炳。但感觉都似是而非的。有一个手上吊着绷带的孩子，大概有十一二岁的样子，他发现我手上戴着手表，好奇地一直尾随着我，想看个究竟。我取下手表给他看，末了我问他阿炳不在这里。他说在的，就在外面。说着领我往外面门厅走出来，一边好奇地问我：

“你找阿炳干什么？”

“听说他耳朵很灵是不是？”

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？看来你不是我们村里人？”看我点头后，他马上变得神秘地告诫我，“你别跟他说你不是我们村里人，看他能不能听出来。”笑了笑，又说，“不过，我想他一定能的。”

出来到门厅后，孩子左右顾看一下，便领我到一瞎子前，大声喊起来：

“阿炳，来，考考你，他是谁家的人？”

这个瞎子刚才我一来这里就注意到的，坐在小板凳上，抱着根拐杖，露出一脸憨笑，看样子不但是瞎子，还像是个傻子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罗山举荐给我的居然是这么个人，又傻又瞎的。这会儿，他听孩子说要考他，似乎这正是他等待已久的，立即收住憨笑，一脸认真地等着我“开口说话”，把我弄得糊里糊涂的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说话啊，你，快说话。”孩子催促着我。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随便说什么都可以。”

我稍一犹豫，孩子又惊惊乍乍地催促我：

“快说！你快说话啊！”

我觉得这样不太好，好像我们合伙在欺负一个瞎子似的。所以，我想都没想，就以一种很客气又支吾的口吻对他说：

“你好……阿炳……听说你的耳朵……很灵光，我是来……”

我话还没说什么，只见阿炳突然朝空中奋力一挥手，叫道：

“不是。他不是我们村里人。”

他的声音闷闷的，像从木箱里滚出来的。

说真的，我没有因此觉得他听力有多么了不起，毕竟我是在城里长大的，说的话和这里人说的虽是大同，却有小异。我甚至想，换成我，

哪怕让我闭上眼睛，他阿炳，包括这里任何人，只要开口说话，我照样听得出他们不是上海城里人，而是乡下的。这是一回事。难道这就是他的本事？

正在我疑惑之际，孩子已经节外生枝，给我闹出事情来了。这孩子我越来越发现是很顽皮的，他存心想捉弄阿炳，硬是骗他猜错了——

“哈哈，阿炳，你错了，他就是我们村里人！”

“不可能……”

“怎么不可能？他是我在北京工作的叔叔。”

“不可能！”

这一回阿炳否定得很坚决，而且还很生气地——越来越生气，咬牙切齿地，最后几乎变得像疯子一样地发作起来：

“不可能！绝对不可能！你……你是骗子！你骗人！你骗我！你……你……你们万家的人……都是骗子！都不是好东西！骗人的东西！骗子！骗子！……”骂着骂着，脸变得铁青铁青，浑身跟抽风似的痉挛不已。

旁边的人见此都围上来，一个城里人模样的老者像哄小孩一样哄着安慰他，还有位妇女一边假作抡起巴掌威胁要刮孩子耳光，一边又暗暗示意他快跟阿炳道歉，孩子也假假地上前来跟他认错道歉。就这样，好不容易才让阿炳安静下来。

这一切在我看来简直怪得出奇。如果说刚才我是把他看做傻子，那么现在该说是他让我变做傻子了，前后就几分钟的时间，我看到的他，既像个孩子，又像个疯子，既可笑，又可怜，既蛮横，又脆弱。

我感到神秘又怪诞。

世界有时候很小，那个城里人模样的老者原来是罗山一个单位的，几年前才退休回来村里养老。不用说，罗山是通过他知道阿炳的。

老人告诉我，阿炳是个怪物，生下来就是个傻子，三岁还不会走路，五岁还不会喊妈。五岁那年，阿炳发高烧，在床上昏迷了三天三夜，醒来居然会张口说话了，可眼睛却又给烧瞎了，怎么治也治不好。奇怪的是，虽然什么也看不见，但他知晓的东西似乎比村里任何一个明眼人还要多，庄稼地里蝗虫成灾了他知道，半夜三更村子里进了小偷他知道，谁家的媳妇养了野男人他知道，甚至谁家住宅的地基在下沉他也知道。这一切都得益于他有一双又尖又灵的神奇耳朵，村子里有什么事，别人还没看见，他已经用耳朵听见了。有人说他耳朵是风长的，只要有风，最小的声音都会随风钻进他耳朵。也有人说，他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是耳朵，因为人们发现即使把他耳朵堵住，他的听力照样胜人一筹。可以这样断言，阿炳的耳朵是了不起的，靠着这双耳朵，他虽然双目失明，但照样能够凭声音识别一切。

老人认为，凭阿炳出奇的听力，最合适去当个乐器调音师，所以一度想让罗山认阿炳做个徒弟，好让他谋碗饭吃。但罗山来村里后看见他这样子（又瞎又傻），断然不肯。阿炳母亲，还有村里很多人求他都不肯。老人认为罗山是个自私的人，对他现在的结局（我告诉他的），老人没有幸灾乐祸，但也没有一点悲伤或者惋惜什么的。

就在我跟老人聊天期间，有人抱着个小男孩又来“考”阿炳了。孩子才一岁多点，还不会说什么话，只会跟人喊个叔叔阿姨什么的。从穿戴上看，孩子不像村里人，说的也是普通话。来人把孩子丢在阿炳面前，一边引导孩子喊“阿炳叔叔”，一边要阿炳“耳测”他是谁家的孩子。孩子鹦鹉学舌地喊过一声“阿炳叔叔”后，就抓住阿炳手上的拐

杖，叽叽呀呀地要抢过来玩。就这时，阿炳用一种没有丝毫犹豫的语调一口气这样说道：

“这是陆水根家老三关林的孩子，是个男孩。我不会记错的，关林出去已经九年零两个月又十二天了，在福州×××部队上当兵，出去后回来过四次，最近一次是前年的端午节，是带着他老婆回来的。他老婆跟我说过话，我记住的，是个北方人。这孩子的声音像他妈，很干净，有点硬。”

虽然说话的声音还是有点发嗡，但已全然不见刚才那种紧张、结巴，感觉像在背诵，又像是一台机器在说，像这些早在他心中滚瓜烂熟，只要他张开嘴，它们就自动淌出来了。

老人告诉我，他们陆家堰是方圆几十里出名的大村庄，有三百多户人家，大大小小近两千人，村里人没有谁能够把全村人都有名有姓、有家有户地指认出来。唯独阿炳，不管大人小孩，不管你在村里还是在外地生活，只要你是这村子的人，父辈在这里生活或者生活过，然后你只要跟他说上几句话，他听声音就可以知道你是哪家的，父母是谁，兄弟姐妹几个，排行老几，你家里出过什么事情等等，反正你一家子的大小情况，好事坏事，他都能如数家珍地报说出来，无一例外，少有差错。刚才这孩子其实是生在部队长在部队的，这还是第一次回村里来，但依然被阿炳的耳朵挖得知根知底。

我惊诧不已。

我想，这个又傻又瞎的阿炳无疑是个怪人，是个有惊人听力和记忆力的奇才，当然就是我要找的人。村里没电话。当天晚上，我赶回城里，给参谋长通电话，把阿炳包括姓罗的情况作了如实汇报。该要的人不行了，想要的人又是个瞎子傻子，参谋长犹豫再三，把电话转给了局

长。局长听了汇报后，对我说：

“十个天才九个傻子，十个傻子一个天才。听你说这人可能就是个傻子中的天才，把他带回来吧。”

第二天清早，我又去陆家堰。想到昨天来回一路的折腾，再说今天还要带个瞎子走，这次我专门租了一艘游艇来。

游艇在码头等我。

我第二次走进了屋密弄深的陆家堰村。

离祠堂不远，门前有七级台阶，走进去是一个带天井和回廊的院落，里面少说有七八家门户。村里人告诉我，三十年前的一个夜晚，这个院子曾接待过一支部队，他们深夜来凌晨走，这里人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哪方部队。但是谁都知道，他们中肯定有一人让这儿裁缝家的女儿受了委屈或者欺骗。十个月后，裁缝家没有婚嫁的女儿无法改变地做了痛苦的母亲。三十年后的今天，这里一家敞开的门里依然传出缝纫机的声音，就在这间屋子里，阿炳母亲接待了我。她是村上公认的最好的裁缝，同时也是全村公认的最可怜的女人，一辈子跟自己又瞎又傻的儿子相依为命，从没有真正笑过。在她重叠着悲伤和无奈的脸上，我看到了命运对一个人夜以继日的打击和磨难。还没有五十岁，但我看她更像一个年过七十的老妪。靠着一门祖传的手艺，母子俩基本做到了衣食无忧，不过也仅此而已。

开始，阿炳母亲以为我是来找她做衣服的，当我说明是来找阿炳时，母亲似乎也就一下明白我不是本村人，因为村里人都知道，每天上午阿炳总是不会在家的。因为耳朵太灵敏的缘故，每当夜深人静，别的人都安然入睡了，而阿炳却常常被村子里“寂静的声音”折磨得夜不能

寐。为了睡好觉，他一般晚上都去村子外的桑园里过夜，直到中午才回来村里。看管桑园的老头是阿炳母亲的一个堂兄，每天他总是给阿炳准备一小捆桑树杆，让他带回家。这是他们母子俩每天烧饭必需的柴火，也是儿子能为母亲唯一效的劳。那天阿炳被我临时喊回来，匆忙中忘记给母亲带桑树杆回来。一个小时后，阿炳已随我上了游艇，就在游艇刚脱离码头后，他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焦急万分地朝码头上高呼大喊：

“妈，我今天、忘……忘记给你带柴火了，怎、怎么办……”

游艇才脱离码头不远，我还来得及掏出二十块钱，塞在烟盒子里，奋力抛上岸。阿炳听到我做了什么后，感动得滴出泪，对我说：

“你是个好人。”

这件事让我相信阿炳并不傻，只是有些与众不同而已。

那天，村子里起码出动了几十个人，男女老少的，一直把我和阿炳送到码头上。当他们看见游艇一点点远去，确信我不是骗他们，而是真的把阿炳带走了（去培养当调音师），我想他们一定以为我也跟他们阿炳一样是个傻子，要不就是个大坏人。在乡下，老人们都说拿什么样人的骨头烤干，磨成粉，做出来的药可以治什么样人的病。换句话说，拿阿炳的骨头做成药，可以叫成群的像阿炳一样的傻子都变成聪明人。而我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想用阿炳骨头做药的大坏蛋。

不管怎样，有一点我想陆家堰的村民们是万万怀疑不到的，就是：他们认定的傻子阿炳即将成为一个撼天动地的大英雄。